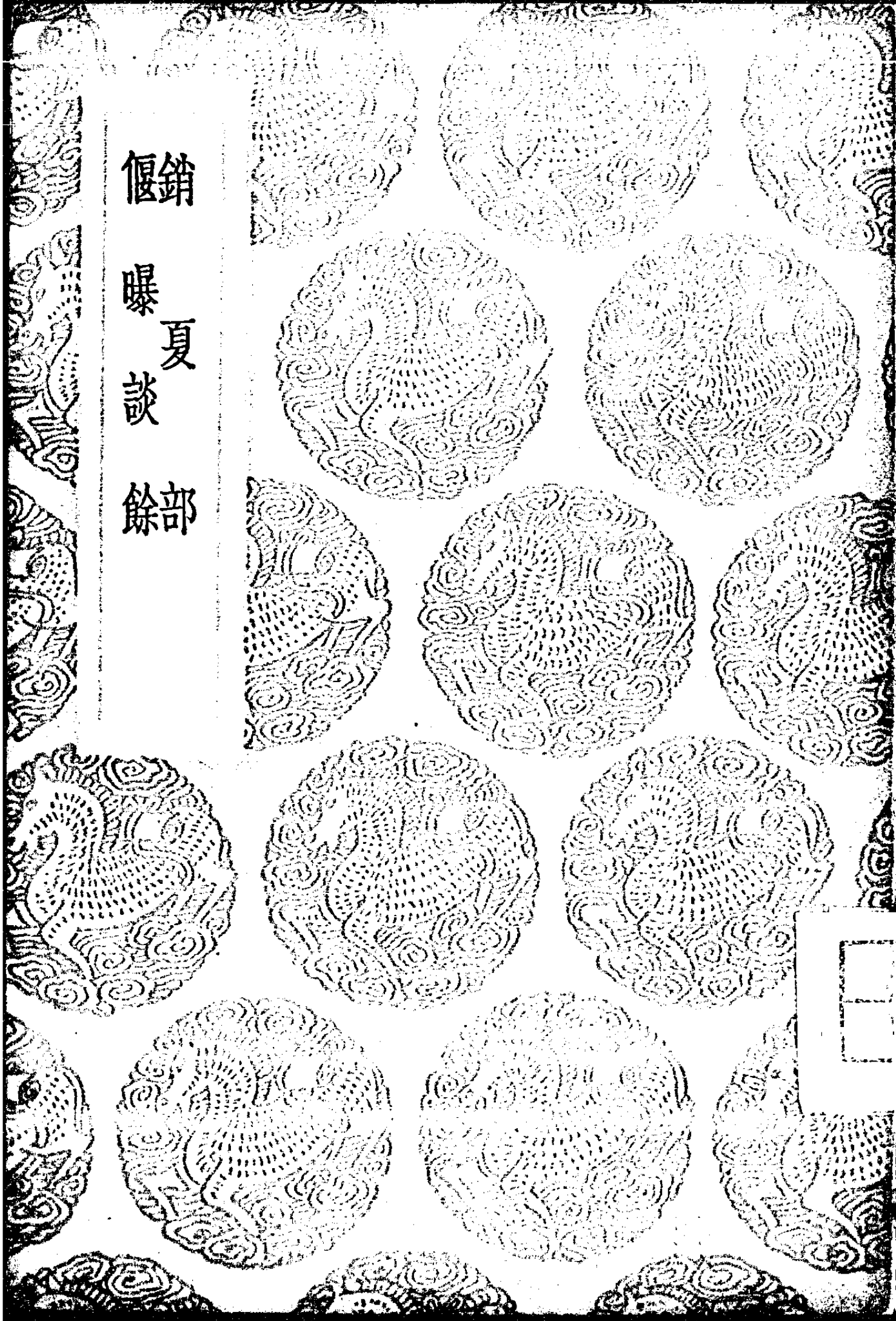


銷
夏
談
部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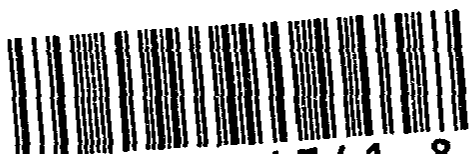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部 夏 銷



3 0646 4341 8

著 儒 繼 陳

本館據寶顏堂秘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銷夏部序

昔人避暑者曰。願得秦岱之長松焉。瀟湘之修竹焉。匡廬之飛瀑焉。太湖之明月焉。峨眉之古雪焉。又有渴思金莖之露。困憶石步之廊。又有飽風欲爲蜩。泳水欲爲魚者。其苦已不勝與。祝融敵矣。獨一古老宿云。避暑向鑊湯裏去。此衆熱所不到。余深省斯語。而終不能舉似人。相與共享醍醐甘露之樂。惟當長夏候。轉徙山中。解籜冠。挂蕉服。展薤簟。卷筠簾。敞清風于北窗之下。釣秋水于南華之上。刺蓮剝芡。戰茗啣冰。蔗境彌甘。槐國非遠。而時于曬書之暇。隨命大兒。續記銷夏部一卷。以配辟寒。夫造化之涼燠。大寒暑也。疹疾之冷熱。小寒暑也。人情之炎涼。外寒暑也。胸中之冰炭。內寒暑也。四者潛移密運。如循環轉軸。使人垂老顛倒。而莫可解脫。非有道之士。其誰能出火坑而笑冰山者乎。如曰能之。則此集又爲風雪中清涼扇子矣。

華亭眉公陳繼儒撰

083
1124
2:2933

銷夏部卷之一

華亭眉公陳繼儒

倪文節云。閑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轎。殆如蒸焙。客坐偈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不受人之請。退簡於造詣。亦不能不受謁與報謁也。至於造朝蒞政。其事尤重。其禮尤謹。則其服尤厚。公裳必羅。靴帶必皮。乃與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飲食或不能以時。往往至于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然。自早燒香見尊長之後。食罷便可脫巾。杖袒裙。從事藤牀竹几。展轉北牕。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削藕。白醪三盃。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易可以一二數也。故曰閑居之勝居官。尤於暑月見之。或曰居官亦豈無白醪可飲。蓮芡瓜藕可食乎。曰雖飲白醪而思明日有事。飲之而不敢多也。雖有蓮芡瓜藕亦非鮮新。食之而無味也。又安得醉而適乎。

西王母見穆天子玉帳高會。進萬歲冰桃。千年碧藕。又進素蓮。一房百子。

穆王列播膏燭。覆以冰荷。不使光遠。荷出冰壑。火不能鎔。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盃。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



風松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颺生于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室內。稍秋。氣颺颺卽徹去。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盛以琉璃之筐。

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云。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衆石以爲底。近崖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嶼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崖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寥寂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東坡云。予素不解棋。嘗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儻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爲厭也。因作詩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楸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耳。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文坼烟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

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牀席。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云。巖老嘗用四腳棋盤。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蜀孟知祥其軍戰勝董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忻然如熱而濯。劉仙巖相傳仙人劉仲遠居此。磴道攀援而上。石室高寒。旁有穿雲仙跡。

乳洞有上中下三洞。其中虛明。夏涼冬溫。內有龍田如鑿。稜層紆曲。水溢不涸。洞之澳有清泉噴出。沿石壁左流成溪。窈然深黑。觸石湍激有聲。洞門左旋而上十步餘。至中洞。地勢爽塏。內有田數畦。左有三石如柱。旁有隙可通入石室。又承下洞。水氣蒸潤。常有烟霧旋擁。左有石道。曲折凡數百級。至上洞。入門平曠。有淺水可涉。乘炬而入。石乳玲瓏。有五色石。橫亘其上。行數步。有石高十餘丈。色亦五彩。又有石牀石室。千態萬狀。深入愈奇。宋李邦彥名其洞下曰噴雷。中曰駐雲。上曰飛霞。且自爲之記。乾道間張孝祥大書曰。上清三洞。范成大亦有詩刻洞前。有明真寺藏塔院。李邦彥又書玉谿橋三字。水經注。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丈。上有冰室。室有數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黃寔自言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贖鼻。自滌硯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趁其滌硯未畢也。

金華洞有韓無咎諸人同遊。題云。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揆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無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篝燈蒲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唐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萊池中鱸。夏至後。頒冰及燒香酒。常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

棲霞洞在妙智菴左。地多怪石。隱榛莽中。賈似道望而異之。命施畚插。倏見奇邃。乃扶藜剔幽。爲亭曰暢。曰鑰俗入其中。穹然如夏屋。雙石相倚爲閤。風從南來。唳呀而出。寒骨淒神。不可久竚。故暑遊最勝。石甃小臺。突然坎中。衡二石。下達於坻。仰視左竇。四五通明。大者圓徑丈許。有水洞深不可測。

魏許使劉松輩三伏之時。晝夜酣飲極醉。以爲避暑飲。傅咸作感涼賦曰。夏日困于炎暑。旬日不過自涼。以時之涼。作感涼會。

王直方云。余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時。今日復淒風微雨。遂御夾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彭澤云。我今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爲惕然也。

盧申之名祖臯。邛州人。有蒲江辭一卷。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洞仙歌詠茉莉云。玉肌翠袖。較似醺醺瘦。幾度熏醒夜牕酒。問炎州何許。清涼塵不到。冰花剪就。晚來庭戶悄。暗數流光。細拾芳英。黯回首。念日暮江東。偏爲魂銷人易老。幽韻清標似舊。正簟紋如水。帳如烟。更奈問月明露濃時候。

東坡寄柳子玉云。問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

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竹夫人。山谷贈李昭華之句。蓋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其後又作竹夫人傳。東坡嘗云。爲我周旋寧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難對。時平甫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楊廷秀謝傅尙書茶書。遠餉新茗。當自攜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之散薪。燃折腳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俱一味攪破菜園耳。

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武夷山之隱者劉君兼道遊。劉少豪勇。遊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夏日予與客數人尋其故迹。適有笛聲發林外。悲壯回鬱。巖石皆震。追感賦詩。

漢武帝起神屋。以白珠爲簾箔。玳瑁之象牙爲葭。風至則鳴珩瑀。

歐陽公云。有客贈余以石枕者。與家所藏笛竹簟。皆佳物也。余旣喜睡。因甚愛之。輒爲拙句奉呈原甫。聖俞二君子。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瓦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矜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尤蒙不使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朽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慙惟苟得。一從僦屋居城南。官不坐曹門少客。自然惟與睡相宜。以懶遭閑何愜適。從來羸爾苦疲困。況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蟻螻任緣撲。蠹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鑄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爲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

此始。終當卷簾搆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

鄭敬以蒹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抱香履。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穿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溼時。剝而爲履。易如削瓜。旣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猥大而輕者。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溼之氣。出扶南大秦諸國。泰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嘆異。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蟹。號魚藻洞。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簾。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攜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攜操筆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攜乃命抽憲簾。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歐陽永叔與梅聖俞書云。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靈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至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玄風洞在七星山下慶林觀後。洞口低下。陰風襲人。盛暑凜如冰雪。舊名風洞。省志改今名。

風洞在疊綵山後。石門礱研。陰風襲人。盛夏無暑故名。

元陳德永云。石梁外小寺梁拔起地上百餘丈。穹窿懸跨。隔林竹。望之如白虹下飲。背有石。類菖蒲狀。岌岌欲墮。怪藤數十聯絡之。隱然如脈筋。露出人腠理。內有大石。側削高出。梁背空中深窈。可容千人。日氣從梁口入。潛泉偃行。罅間滴滴。如甕盎中響。地上皆碧滑。陰冷切人。不可久居。稍出至梁下。低回仰視。有小紅樹。長尺許。倒粘絕壁上。意甚閒遠。悠然不去者久之。

摩竭陁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山間。

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此云無熱池從此池內出四大河。東燒音擊伽河。從象口中流出。銀沙

共五百河流歸東海。南辛渡河。從牛口中流出。琉璃沙共五百河流歸南海。西縛芻河。從馬口中流出。玻瓈河沙共五百河流歸西海。北悉恆河。從獅子口中流出。金沙共五百河流歸北海。是四河。從無熱池右邊七匝。隨方流轉。而其氣甚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徵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焉。持翕之。名碧筍酒。

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薰赫。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郗謂謝公曰。非君幾不堪此。

消夏灣。吳王避暑所居也。縹緲峯如展立。羣山列障障之。兩山合抱如周垣。湖外三山當垣口。環中瀦水。

九里類太液昆明。近則居人樹菱水中。井井如博術。菱外故有亭址。亭今亡。亭外水浸深。其廣當三之二。千家之聚。負山面湖。美哉。風土之麗。民物之饒。蓋一奇也。

唐高宗時。天子饗會。夏宴蒲萄園。賜宋相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從行給翔麟馬。帝賦詩。學士屬和。泉出於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洑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漢泉。此泉之大概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錢塘西山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觸。春淙亭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渴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蕭然如清秋。松風謾謾相和。肥肉爲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玄宗幸洛。時屬炎暑。上曰。姚崇多計。令力士探回。奏曰。崇方紵絺乘小駟。按轡木陰上。乃命小駟。頓忘繁溽。

唐元結唐亭銘云。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嶧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口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鑿爲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

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唐元結寒泉銘云。湘江西峯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峯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太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人。不知當時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人惠不在茲水。舟楫尙存。爲利未已。

口奉郎新當塗守黃庭堅於崇寧元年四月丁未。來謁叔元。晚登秀江亭。澄波古木。使人得意於塵垢之外。蓋人閑景幽。兩奇絕耳。

簟竹葉疎而大。一節相去六七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礎浸。紡績爲布。謂之竹疎布。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方。滄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冰堅水也。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也。在地英明者。惟水而冰。則精而且冷。是固清寒之極也。謝康樂詩。鑿冰煮朝餐。拾遺記。蓬萊山冰水。飲者千歲。

南渡時。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汎湖。爲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桃。杷。紫菱。碧芡。來禽。金桃。密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糰麻餅。芥辣。白醪。涼水。冰雪。爽口之物。關。撲香囊。畫扇。涎花珠佩。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穹。婦人簇帶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

餉之娛耳。蓋入夏則游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斂大舫。設蘄簟。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

成都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芘。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植。

晉有八達。胡毋輔。謝琨。畢卓。相尋阮孚之徒。嘗散髮裸袒。閉戶酣飲。

倪雲林云。予來城郭而暑氣熾甚。偶憩甘白先生之樂園。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誦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

曾公巖在七星巖下。舊名冷水巖。山根石門崕呀。中有澗水。東流伏於石下。源委不可知。宋元豐中。曾布帥桂。跨澗爲石橋。榜今名。橋下水聲泠泠。寒氣侵人。橋側有石乳雙懸。如垂蓮頽雲。危欲下壓。度橋有石四。鱗差其中。水無乾溢。過田。縈紆數十步。路窄不可通。頽視有石罅尺許。匍匐而進。復高廣。可通棲霞。自左隅數十步。出至洞。洞名玄風。洞旁水清淺不流。高岸玉立如削。真勝概也。

洞仙歌。夏夜蘇子瞻作。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欵橫髻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東坡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

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之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

龍隱巖在城東二里灘江之水分流遶其下其後連屬七星山巖後有洞名龍隱其下水深莫測仰視其上。有龍跡天嶠長竟數丈鱗鬣宛然疑龍蛻去跡印泥上久而化爲石也巖內寬廣可容百人巖巔石色蒼翠可愛巖左緣磴而上舊有驂鸞亭後改怡雲今改望江氣象高廣後洞水勢湧激盛暑汎舟如在三峽中巖口舊有佛閣今廢

魏文帝示羣臣詔云中國珍果甚多蒲萄當其末夏涉秋尙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餽又釀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三伏日炎熾赤曦男女往來其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號歡樂井

寒溪 樊山東有小溪夏時溪裏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

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長堅冰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嚼之與中國無異齋至京師雖盛夏赤日潔冷如故

賀新郎夏景蘇東坡作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熱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 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

盡伴君幽獨。穠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里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蔌蔌。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于應對。湖中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管將催督也。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車屬意於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辨。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子瞻之作。皆紀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

佛氏有水觀。初作水想。見水澄清。亦令明了。無分散意。既見水已。當起冰想。見冰映徹。作琉璃想。此想成已。見琉璃地。內外映徹。下有金剛。七寶金幢。擎琉璃地。其幢八方八楞。具足一一方面。百寶所成。一一寶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萬四千色。映琉璃地。如億千日。不可具見。琉璃地上。以黃金繩。維廁間。錯以七寶界。分齊分明。一一寶中有五百光。其光如華。又似星月。懸處虛空。成光明臺。樓閣千萬。百寶合成。於臺兩邊。各有百億華幢。無量樂器。以爲莊嚴。八種清風。從光明出。鼓此樂器。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是爲水想。名第二觀。

杜微之夏日嘗隨莫月鼎入西山。至湖上。熱甚。月鼎曰。吾借一把傘與汝共戴。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二種。隨而覆之。

長安人每至暑月。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爲避暑會。
西陽編云。盛夏取大水晶如拳塊。置釜中。新汲水煮千沸。以小口大肚瓶盛湯。以油綿密封其口。勿令泄氣。復以重湯煮瓶千沸。急沉井底。平旦出之。破瓶。冰以結矣。

銷夏部卷之二

呂誨爲御史出知安陸。一日燕坐。見一碧衣云。非久玉帝南遊炎洲。命子隨行。糾正羣仙。炎洲苦熱。上帝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若冰雪下咽。公頗異其事。亦與所親者言之。

霍仙別墅。一室之中開七井。皆以鏤雕之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

蔣之奇云。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勝。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又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于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且暮景氣。烟靄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休于亭上。爲商之曰。今天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蒸之地。清涼可安。命之曰寒亭歟。乃爲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劉光祖字德修。號後溪。蜀之簡州人。有鶴林文集。小辭附焉。其醉落魄云。春風開者。一時還共春風謝。柳條送我今槐夏。不飲香醪。孤負人生也。曲塘泉細幽琴寫。胡牀滑篋應無價。日遲睡起。簾鉤挂。何不踐與花竹秀而野。

黃庭堅云。余蒙恩東歸。道出南浦。太守高仲本置酒西山。西山者。蓋郡西渡大壑。稍陟山半。竹栢蒼蔚之間。水泉瀦爲太湖。亭樹環之。有僧舍五區。其都名曰勒封院。樓殿臺觀重復。出沒烟霏之間。而光影在水。東望巫峽。西望郁郢。林泉之勝。莫與南浦爭長者。寺僧文照喜事。作東西二堂於茂林修竹之間。仲本以

爲不奢不陋。冬煖而夏涼。宜於游觀也。

自百里坊至平陽時。一百里皆荷花。王羲之自南門登舟賞荷花。卽此地也。

凌水石出常山谷中。以此石爲末。置水中。夏月能爲冰。

葉石林云。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累月。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余今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鞞鞞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

蘇庠養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待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黃真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非。氣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合藥。黃色而膏融。養直遲疑。問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炁煉成。疑卽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密雲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卽甦。自是康彊異常。齒落者復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

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隣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傳旨。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令小內侍扶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裏。便背見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起蒼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晚去。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旨。遂同至飛來峯。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全無暑氣。後苑小厮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後苑進沆瀣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吃。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因閑說宣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着衲襖兒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並令棋童下棋。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雙蓮盃。梓碾玉香脫兒一套六個。大金盆一面。盛七寶水戲。並宣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太后白玉香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真珠香囊等物。直至酉初還內。

斜巖在縣南二百餘步。古木蒼烟。石田棋布。巖竇可二丈。其中深不可及。或云通天。執炬而入。但見峻崖峭壁。寒泉冷風。滴乳如佛像。如車蓋。如花果。如器皿。如飛走。唐薛伯高命名。至道初。太守張觀名曰紫虛。

洞有寇萊公題名在焉。

元周景昌陶潛潭記云。安成南四十里。山巋然特起。曰書崗。岡之上蒼崖怪石。層聳競秀。其巖然角列者。若圭璧。其屹然對峙者若劍戟。絕頂有平石。名淵明讀書臺。有水曰王江。瀉于岡之陽。順流而東。可二里許。修水合焉。深澄寒碧。名陶潛潭。有釣魚石。水落隱隱可見。相傳以爲潛嘗讀書而釣游其上。迄今父老。歷誦言如此。不可誣也。

丁謂有小山高才數寸。蒼翠嵌空。盛夏常設盆水。置小山其中。一日張宴。有客掬水洒之。須臾。雲霧自竅中出。有光如電。細視之。蜿蜒小龍。如線掛雲霧中。已而散釋。蜿蜒亦莫知所之。衆客驚異。謂曰。此龍精石也。龍交海上。流精于石。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葉石林云。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又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家有皮扇。製作甚精。寶每暑月宴客。卽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洒之。則颯然風生。酒筵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取看。愛而不授。曰。此龍皮扇子也。

元高德裔題王官谷石云。明昌元年夏四月。被朝命。始克與判官路元。解縣劉德源。進士韓琪。沙門明賢。同游王官谷。首謁司空表聖祠下。尋三休之故基。揖天柱之危峯。穿林沿流。直抵飛瀑巖。坐客或折巖花以薦觴。或酌溪泉以淪茗。久之覺毛骨凜然。殆非人世。抵暮題詩石壁而去。

鉅野金鄉山北有石洞口。清涼深十餘丈。內鑿石作四小閣。閣外一堂。陞高三尺。堂外兩門。門外兩大閣。石道長三十丈。闊十有六尺。世傳秦始皇避暑宮也。

亳州永城縣之七十里。有芒碭山。山有巖曰紫氣。此蓋高帝避難所也。復有梁孝王墓。馬永卿嘗與宿州知錄邵渡同遊。入隧道中。百餘步至皇堂。如五間七架屋。許大。周迴有石閣子十許。上鑄作內臣宮女狀。中又大石柱四。所以懸棺。棺復不見矣。入時必用油圈以爲燭。其中盛夏極涼。如暮秋時。山下有居民數百家。今謂之保安鎮。蓋當時守塚之遺種也。土人呼墓爲梁王避暑宮。故老云。前數十年時。有人其中。嘗得黃金而出。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勝於他時。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張建章遇水仙蒙遺鮫綃。自費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其後唐明宗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言建章所進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箸。以紅線三道割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邇來變更。莫知所在。

黑蚌千年生珠。盛暑握之生涼。名招涼珠。可以避暑。唐延學士講易。賜辟暑犀。章詩云。已持犀辟暑。更乞草迎涼。西陽編曰。迎涼草。碧色。而簞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雕落。盛暑掛之門戶。其涼風自至。北齊王琛字元寶。六年。詔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敕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長史永欽道以敕冒暑。遣倍道送冰。敕對之嘆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何心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趙清獻在錢唐州宅之東。消暑堂。堂後舊據城闔。爲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據一州之勝。謂之高齋。後治第衢州。臨大溪。其傍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卽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旣歸。唯居此館。

張子通旣貴。其弟子遊。好吹薤露。暑月衣犢鼻。納涼門廡。值里巷喪車過。必徑趨羣挽中。聲調清壯。抑遏中節。或至郊外。通夕而歸。

榮輯子邕。酷好圖畫。務廣務蓄。每三伏中。曝之。各以其類。循次開展。徧滿其家。每一種。日日更換。旬日始了。好事家鮮其比也。

唐沈佺期峽山賦序云。峽山寺者。名隸端州。連山夾江。頗有奇石。飛泉迴落。悉從梅竹下過。渡口至山頂。石通數層。齋房浴室。眇在雲漢。神龍二年夏六月。余投棄南裔。承恩北歸。結攬山隅。周謁精舍。爲之賦焉。仙巖洞口多桃花。中則空闊。上如覆蓋。石芝懸結。青黛點綴。榕根三四條。如絲拂亘。垂入地。半山間。開牖。

光明中擁石推。如假山狀。可坐數人。旁有深潭。魚鱗游泳。淺流一綫。瀉出洞口。清涼可掬。一奇觀也。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出時。用此扇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作薄金色。

五臺尤靈怪。長松喬木。高下森矗。如虬龍。肩輿只行樹梢也。六月。須挾纊。都無暑氣。

宋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及翠寒堂納涼。長松修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池中紅白菡萏萬柄。蓋園丁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閣婆。簷蔔。等南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御筵。兩旁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掛伽蘭木真蠟龍涎等香珠百餘。蔗漿金盃珍果玉。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聞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當三伏中。體栗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見矣。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未暇着衣。跌出屋外。方躡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後恭。

王逐客作夏景雨中花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灑。碧梧翠竹。面千步迴廊。重重簾幙。小枕欹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欄干曲。溫叟詩話云。余嘗觀此詞。不用浮瓜沉李之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語非觸熱者之所知。

唐功茂云。朝陽巖近在郊邑。無車馬之喧。而有泉石之勝。建炎疆圉協洽。六月有五日。唐功茂宋景晉同。

爲避暑之游。是日也。雨餘風快。烟靜霞鮮。爽氣盈衿。歛溽遁去。閒揮五絃。時寄一杯。神清骨寒。若與浮丘赤松。接於瀛洲。方丈。欣勝踐之同適。嗤塵纓之自縛。飛觴舉白。頽然就醉。暮色四合。乘槎而歸。端明學士蔡君謨爲閩部使者。夾道種松以蔽歛毒。閩人至今賴之。

百家巖寺。創于高齊。唐稠禪師益拓大之。臺殿寮宇。咸壯麗。乃若冷然自山而下。濺濺有聲。穿佛殿之礎。流入僧廚者。玉女泉也。一泓湛然。影沉沉紺寒。在佛殿之後者。明月池也。朱欄碧牖。當池之陽。四面敞豁。可凭可眺者。環翠亭也。慕佛殿之西。有石如砥。可坐而飲。面對瀑布。泉如千丈珠簾。噴冰灑雪。涼氣颯颯。侵入肌骨者。劉伶醒酒臺也。臺下有池。方廣踰數丈。泉出其中。四時不涸者。嵇康淬劍池也。宋嘉定四年。河北提刑曹涇楷書醒酒臺。淬劍池六巨字。刻石上。而鍛竈乃在淬劍池之畔。云。繇醒酒臺而上。廢址宛然。有磴可躡者。避暑樓也。相傳漢獻帝爲山陽公時。嘗避暑于此。

天仙子水閣。沈會宗云。景物因人成勝概。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幙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

晉書云。昔嵇康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圈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荆門軍玉泉山寒亭。過客多題詩。獨一篇云。朔風凜凜雪漫漫。未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不雨。請君來此凭闌干。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

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六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蹀然起。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于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問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願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卽舉杯舉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碁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湫暑未退，蚊蚋尙多。侍人秉扇驅蚊，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插於遠壁，須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灑然。東老欲有所叩，先託以求驅蚊之法，回云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少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舉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贈東老詩：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并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

張廩熙寧中夏日午臥，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瑤，琅珞者數百人，揖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

問語耳。亶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寤。

臨洮城外洮水。冬月結冰。小於芡實。圓如一斗。對之珠琲滿中。富家收貯。盛夏以蜜漿調之。如真珠粉然。竹坡詩話云。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谿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爲妙。作詩止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險也。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時亦自香也。

西郊野叟云。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名之曰舶綽風。云海外舶船禱於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也。東坡吳中詩曰。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趁風。余官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旣望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頓減。余因作賦以廣之。其略曰。度華廈而旣爽。入窮閭而亦清。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失六月之炎熱。

山谷與宋子茂書云。盛暑少雨。比來日用佳否。不肖累日來。意思極不佳。初疑其欲作大病。熟思之。乃是臥簟達旦。夜中不加寢衣耳。旣而徹簟敷席。少忍煩而加衣。遂無恙。恐鮮君到說累日病。故具之。

黃山谷跋朱應仲卷云。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丙午。承天寺經藏南。試金崖石研。諸葛元筆。研不滯墨。墨不

凝筆。但觀者如牆。殊增暑氣。

臨晉土排喬英家。業農種瓜二三頃。英種出西瓜一窠。廣畝二分。結實一千二三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大椽。而瓜亦甘寒。

宣和間。執正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絕色。然其性理乖異。多獨處。寡笑言。覽鏡塗粧。欲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上供帳。堂上有盛幄幙。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滌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襯之。極穩帖。入坐籠中。出甚喜。因留籠臥內。時時坐臥其間。雖父母乳獲。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大風。風雨至。女蒼皇入籠。且命覆之。震雷一聲。烟霧充塞。異香聞於內外。良久視之。則已脫去。有空殼焉。鄧氏畏事極祕之。抑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不敢問。

宣和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霆。霆皆濁流。俄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釋慧琳以隋初隱於建明寺。有時着複衣。夏坐墳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行同于俗。言談之次。以理居。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蒼山。即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積雪中尤多。每歲五六月。土人夜入山上取雪。五更下山賣市中。人爭致之。

東林耆頌古後云。紹興癸丑四月。余過雲門菴。同妙喜度夏。山頂高寒。終日無一事。相從甚樂。妙喜曰。昔

白雲端師翁謝事圓通。約保寧勇禪師夏居白蓮峯。作頌古一百一十篇。有提盡古人未到處。從頭一一加針錐之語。吾二人今亦同夏於此。事跡相類。雖劬劬無媿也。遂取古公案一百一十。則各爲之頌。更互酬酢。發明蘊奧。斟酌古人之深淺。譏訶近世之謬妄。不開知見戶牖。不涉語言蹊徑。各隨機緣。直指要津。庶有志參玄之士。可以洗心易慮於茲矣。

蘇子由云。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十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暍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紹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蓄書者。獨西隣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卽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觀其遺文中甚愧之。

東坡與蔡景敏書云。臨臯南畔。竟添屋三間。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軾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護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出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

歐陽修云。王介甫以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介甫知睡。真懶者也。

銷夏部卷之三

文宗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冰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

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着物。見客處有數胡牀。每暑月蒸濕。其餘客所坐者。背所着處。皆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則常乾也。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學士。既赴召。中貴人頗以絺綌爲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餠。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醪。二公因茲苦河魚者數夕。上竊知笑曰。卿不奈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銀餅餠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蔡君謨荔枝譜云。福州種植最多。延馳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爲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耀。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火。

浦陽人物志云。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志。見所載紫巖靈巖勝概。分明如畫。時正當暑。不覺涼颼生肘腋間。何文定公跋其志有云。想玄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峰。紫翠間。左浮丘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

元魏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以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

呂公著居家。夏不排牕。不揮扇。一日盛夏。楊大夫器之。呂公甥也。將赴鎮戎軍。辭公公於西牕烈日中。

冠裳對飲三杯。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

周必大嘗自德壽宮後垣趨傳法寺。望見一樓巍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其額。仍於屏間大書東坡詩云。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閑人。又靈隱寺冷泉亭。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於頻幸。乃卽宮中鑿大池。續竹筒數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爲山。象飛來峰。宛然天成。必大作端午帖子云。聚遠樓頭面而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

神異經云。北方層冰萬里。厚百尺。有磈鼠在冰下土中。行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

甘蕉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或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着莖末百餘子。大各爲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花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

河東項曼都好道學仙。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其寒淒淒。予泊舟空舫灘上。野服登岸眺望。由曲徑窈窕。入平林。度石梁。又斗折而西。行數百步。見峭壁攢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駢立。勢欲墮。有泉出石竇。若噴雪花。潺潺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石傍有古松三株。虬枝奇崛。綠陰威蕤。予欣然會心。小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曳杖而來。矍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閒處。獨亦觀書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老

矣。又曰：人生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神異經云：東南方海中有祖洲，上有烜湖，其內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之氣。此魚狀即與江湖小鯽相類耳。

仲長統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貴，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蚊母鳥形如鷓，嘴大而長，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爲扇，可辟蚊子，亦呼爲吐蚊鳥。

衡神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十里，計其數，云一萬七千枝，真神幻佳境也。

茉莉花，胡人自西國移植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花特芳烈，不隨水土而變。夏時，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

敬宗寶曆元年，南昌國進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上置殿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終不竭焉。

陸景輿從兄安成王書云：仰承發止，已次新林，三湘奧區，九疑形勝，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

理豐辭富。賞未興餘。時希逮憶。

元載龍髯拂。紫色如爛椹。可長二尺。削水晶以爲柄。刻紅玉以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爲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于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卽成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斷。燒燕肉薰之。則淳淳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載不得已。進之。載自云。得之於洞庭道士張知和。

王僧孺答江琰書云。蹲林臥石。藉卉班荆。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藜羹含糗。果然滿腹。詠高梧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范。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

睡蓮葉如荇而大。沉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復晝出也。

白居易云。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一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爲書鎮焉。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爲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

東方朔林邑記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碗。青時極酸。旣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唐太液池。千葉白蓮開。明皇與妃子共賞。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耶。

懷素貧無紙可書。常於故里種芭蕉萬餘。以供揮洒。名綠天菴。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坐於兩山。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爲瀛州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毅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命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思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襲裙爲縵。號曰留仙裙。

孟秋避暑靈山宮。七日甫至。見山峰峭拔。涌泉飛流。越夕。雲霞爭變。風雨橫天。亦奇矣。山房橫入半石。爲題與木石居四字。終日靜坐。清風灑然。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也。

玉華宮飛流噴布。巖谷深險。夏有寒泉。地無大暑。真野人所蟠之地也。詩所謂遺構石馬。今不復有。但十

八松存焉。

葉石林云。紹興五年五月。梅雨始過。暑氣頓盛。父老言數十年所無有。余居既遠城市。巖居又在山半。異時蓋未嘗病暑。今亦不能安其室。每旦起。從一僕夫負榻。擇泉石深曠。竹松幽茂處。俯仰終日。賓客無與往來。惟棟樑二子。門生徐惇立。挾書相從。間質疑請益。時爲酬酢。亦或泛話古今雜事。耳目所接。論說平生出處。及道老交親戚之言。以爲歡笑。皆後生所未知也。

顯德中。書堂設起紋秋水席。色如葡萄。紫而柔薄。類似綿疊。之可置研函中。吏偶覆水。水皆散去。開元中。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喻之曰。卿所畫。夜聞水聲。真通神佳手。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饜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

梅仙祖師。唐僧。常學道於白雲山。篤戒行。夏月偶坐化于梅樹下。數里間聞梅花香。經旬不息。遠近異之。適有御史某過焉。疑其事。命舁於邑。試之曰。若復能香乎。香復聞三日。乃命衆卽梅樹下葬焉。今爲梅仙祖師墓。

長江萬里。人言出於岷山。而不知元從雪山萬壑中來。山亘三千餘里。特起三峰。其上高寒。多積雪。朝日曜之。遙視晃若銀海。杜子美草堂。正當其勝。故其詩曰。牕寒西嶺千秋雪。正是謂也。

貞觀十八年五月五日。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蝶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尙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朕各賜君飛白扇二。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南明山在縣南七里。上有高陽洞崖。石刻靈崇二字。乃葛洪隸書。洞中又刻南明山三字。則米芾書也。山頂舊有爽氣亭。千里亭。登之一覽。盡得遠近之勝。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爲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也。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富豪。而好待士。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姝。間坐。遞請爲避暑會。人皆愛羨。

黑蚌珠。千年一生。燕昭王常懷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消暑招涼之珠。

宋鄭王賓石乳洞記。袁爲州在禹貢揚州之西南。治宜春。按寰宇記。宜春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年。刺史蘇公球。於嘉平節。率其僚游而觀獵焉。命從事魯受爲文識之。題曰乳洞。文久失傳。後有蕭元宗者。縣掾也。書於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時之文不授。無以紀勝概。予被命典教於袁。嘗從容茲所。嘉其隱然天成。殆鬼謀神力。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因敍其略。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步。廣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無翳礙。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光。若廣宮大廈。闐然如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殺之。環蓋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

平土也。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波羅。若鍾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下覆上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鐘無形而有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井有丘陵。卑高廣狹爲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數尋。裂兩歧。終合而一。號南北市。洞之略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

宋司馬光獨樂園記云。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樹。圍周三丈。狀若玉玦攪結。其狀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逸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爲。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爲待詔。至夏。大暑日。使曝坐。又環以十爐火。不言熱。而身汗不出。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引渠繞砌。乘船遊漾。使宮人執箏。搖漾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渠中有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

語林曰。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陶潛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羊欣年十二。隨父不疑爲烏程令。吳興太守王獻之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

數幅而去。

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夏會客。向室大噓。氣盡成雪。

康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人見之。乃曰。此是冰蠶絲所織。暑月置於座。滿室清涼。卽酬千萬。

黃魯直大暑。水閣聽晉卿家昭華吹笛。贈以詩云。蘄竹能吟水底龍。玉人應在月明中。何時爲洗秋空熱。散作霜天落葉風。

李少師宗閔善飲酒。與賓僚宴。暑月臨水。以荷爲杯。滿酌密繫。將近入口。以筯刺之。不盡。則重飲。讌罷。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日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李德裕嘗因夏日邀同列及朝士宴。時畏景赫曦。咸有鬱蒸之苦。旣延入小齋。列坐開尊。煩暑都盡。清飈凜冽。如涉高秋。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熖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座中。龍皮者。新羅僧得自海中。

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五學士屬和。帝獨諷公權兩句。令公權題於壁上。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矣。

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於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

乾符末。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會齋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泊船。忽爲仙女邀至一島。遣一蛟綃。自齋而進。後唐明宗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見建章所進蛟綃。篋而貯之。軸之如箸。以紅線三道扎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

天壽國最大暑熱。夏木皆乾死。民善沒水以避日。遇時暑。常入寒泉之下。

拂菻國盛暑之節。乃引水潛流。上通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唯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出。懸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

馬援征武陵五溪蠻夷。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因乃穿崖爲室以避炎氣。

葛洪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水底。日入乃出者。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

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便起讀誦。其篤志如此。

岑文本避暑山亭。忽有報上清童子元寶。衣淺服青衣。曰。此上清五銖服。出門不見。伺之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古墓中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

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九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座後冰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霑沉吟。仰不見日。四隅積冰成山。簾水飛灑。坐內含凍。復賜冰屑麻飲。陳體生寒粟。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洩狼籍。逾日復召。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萬乘也。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漢桓帝時。劉褒一云劉寶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葉石林云。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又嘗以餉范德孺於許昌。德孺愛之。藏其一壺。忘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酒。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饌鵝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

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領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唐白居易冷泉亭記云。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由郡言。靈隱爲尤。由寺觀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概。物無遞形。春之日。吾愛其莫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復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

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萼。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壁。設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妝。解上衣。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埤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張方平生未嘗不衣裳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複衣無害也。

宋晁補之新城游北山記云。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丈。蜿蜒如大蛇。其上有烏。墨如鴝。赤冠長喙。俯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磴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攜而上。篋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谿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聘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上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旣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爲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魏收字伯起。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兔。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出入之時。吹拂左右。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

銷夏部卷之四

葉石林云。仙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舊傳黃帝煉丹其上。今爲道觀。唐李陽冰爲令時。書黃帝祠宇四字。尙存。山水奇秀。見之圖畫。殆不可名狀。己酉冬避地。將之處州。道縉雲。暫舍於縣東之靈峰院。束裝欲往遊。聞潰兵入境。遽止。其東十里。有崇道院。謂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旣退。乃乘間冒微雪過之。時臘已窮矣。迂折行山峽中。兩旁壁立。溪水貫其下。多灘瀨。遵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攬天。每聞谷中號聲。風輒自上下。雪橫至。擊面。僕夫卻立。幾不得前。旣至。山愈險。雪愈猛。溪流益急。傍溪有數石。拔起數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略如人行俯而相先後。俗名新婦阿家石。望之如玉笋。擁鼻仰視。神觀聳然。欲與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蕩盡白。不能辨道。索酒飲。無有。然松明半車。僅得溫。今日熱甚。聊爲一談。望梅尙可止渴。聞此當洒然也。

唐白居易五亭記云。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霽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洲因以名也。去之千百年。有名無亭。鞠爲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貞卿爲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游息焉。旋屬災滂。沼堙臺圯。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爲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洎游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

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向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溪月。花繁鳥啼。蓮開水香。賓友雲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咏半酣。不知其方外也。人間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詩於壁云。荷氣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回。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詩仙蘇二來。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進香。並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百道。綠匣二百箇。上簽云。臣御名謹進。令幕士安頓寢殿前。候闌長到宮。移入殿上。并鋪放進奉七寶金銀器皿等。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排日。皇太子太子妃并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駕率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官。並詣宮上壽。駕至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官提舉官傳旨。減拜行禮。上回奏。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率皇后百官上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輿入幄次。少歇。樂人再排立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過寢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再入幄次。少歇。上遣閣長奏知太上。午時三刻。恭請赴坐。駕赴德壽殿排當。皇帝已下。並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內侍請官家免花帽束帶。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聖恩。又免皇后大冠。皇太子穿靴。並謝恩訖。太上泛賜皇太子纒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應人日子錢。主管禁衛官率禁衛等人於殿門謝恩。又入次少歇。約一刻。再請太上至樂堂再坐。教坊大使回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賜銀

絹有差。又移燕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皆仙妝。奏清樂進酒。並衙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裏御書。急就章並金剛經。官家亦進御書真草千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太哥近來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太子步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太上宣索翡翠鸚鵡盃。官裏與皇后親捧盃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間外國進到。今以賜皇帝。上謝恩。時太上官家並已七八分醉。遂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宣平輦近裏升輦。太上宣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領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宮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問興居。並免到宮禮。

唐房千里竹室記。有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椳。桷。王元之竹樓記。蓋其餘意。予嘗至江上。見竹屋截大竹長丈餘。平破開。去其節。編之。又以破開竹覆其縫。脊簷則橫竹夾定。下施牕戶。與瓦屋無異。此甚宜大暑也。

匡廬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迴乘五百里。風雲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嵌。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

周益公夫人妬有媵。公盼之。夫人糜之庭。公過之。當炎暑以渴告。公以毫水酌之。夫人窺于屏曰。好個相公爲婢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唐元結九疑圖記云。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松杉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

回映之處似藏人家。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霰。碑板之所聞見。崑崙之伯仲也。

葉石林云。每熱連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自爲勝處。亦覺相薰灼。忽自訶曰。冰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物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一念纔萌。顧堂室內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國土。戲以語羣兒。皆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雷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震蕩。羣兒欣然。皆以爲快。因問。遂若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戚然矣。自吾之視羣兒。固可笑。然吾行於世。且平生幾何不爲羣兒。得無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秦寧縣。耕夫得鏡。照之病熱者。心骨生寒。故名生寒鏡。

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灑激。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然凝沍。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涼秋晚候。緼袍不暖。所謂寒門也。

東坡云。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蜀州郡圃內。西湖極廣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爲西州勝處。湖中多小菱。菱至此始見之。

古無極不知何許人。居葑門道堂。蚊蠅不敢入。暑中開戶而眠。不用帷帳。貓犬至。卽俯首疾回。無敢窺其

內。經年不見揮拂。一塵不生。未嘗出募於外。而錢不乏。疑其挾術。逼問之。笑而不言。一夕撤去器物。竟不知何往。明日物色之。葑婁盤閫四門人。皆云是夕見其負籠荷杖出門去矣。

冰井臺在臨漳西南。曹操建石虎於上。藏冰。三伏之日。以賜大臣。

洞冥記有龍阡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

宋晁補之照碧堂記云。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闌開。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閑之土而樂之。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公。從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鶩。大空者。花明草薰。百物斌媚。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妝。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儻。客願而嬉。愴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屢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徜徉而喜矣。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宋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於大慶殿廊納涼。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尋有約束。自後不復開矣。

東坡云。夏日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遠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詩。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蕭然欲秋意。溪水清可啜。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此間真避世。青蘋低白髮。相逢欲相問。已遂鷺鷥沒。

葉石林云。景修與吾同爲郎。夜宿尙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嶷嶷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臞苦吟。坐中凄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謂平生得此無幾。吾爲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滿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洒然也。

曲江池本秦世禮州。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翫。盛於中和。綵幄翠幃。匝於堤岸。鮮車健馬。駕肩繫轂。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則菰蒲葱蘢。柳陰四合。碧水紅蕖。滿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攜觴。麇麇不絕。

神廟時中貴宋用臣鑿後苑瑤津池。成。明日請上賞蓮荷。忽見萬荷蔽水。乃一夜買滿京盆荷沉其下。上嘉其能。

河東備錄云。取豬毛刷淨。命工織以爲席。滑而且涼。號曰壬癸席。

韓文公夏日遊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王玄仲欲登蓮花峰。約寺僧到峰頂。當起烟爲信。翼日持火而登。僧候之數。果有烟起。留二旬乃下。僧問之云。峰頂有池。茵

茗盛開可愛。其中又有破鐵舟焉。

唐書曰。代宗時有迎涼草。鳳首木。迎涼草幹如竹。葉細如杉。乾枯而未嘗凋落。盛暑而刺之。牖戶間。則涼風自至。

方輿勝覽。鏡湖在州南二里。後漢馬臻。順帝永和五年爲太守。於會稽山陰二縣界築塘。周圍三百一十里。以畜水。輿地志曰。南湖在城南百許步。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連屬峰岫。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鑑若圖。故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鑑中游。湖水高平。疇丈許。築塘以防之。閘以泄之。水適中而止。故山陰無荒廢之田。李白詩。鑑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杜甫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

大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四月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看唯得百錢耳。

蘇舜欽滄浪亭記云。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游。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十尋。三向皆水也。江之南其地益闊。旁無名氏。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佑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尙存。予愛而裴徊。遂以錢四萬得

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宜。予時傍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旣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反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申王搗有肉疾。腹垂至肝。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常肝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復有數約。夏月。冥于約中。不復覺煩暑。

有史生游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真懷中。食頃。覺懷中冷重。潛起觀之。其葉上鱗起粟粟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人。曰。此必是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烟生。彌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水經注曰。西溪水火井北。百步有東西谷。廣十步許。南岸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亦凜。

道姑菴。其地四崖陡立。高數百丈。菴在大石洞中。洞適當谷之窮。崿岬幽邃。玲瓏寥廓。可坐千餘人。東西各有石廊數千餘步。屬於洞。若扉宇欄楹。夾廊巨木萬餘挺。森茂蒼密。蒼然黝碧。黃熊紫猿與猩猩之屬。白日跳梁。啼嘯於交柯積蔭間。見人視不去。左右水聲濺濺。自懸崖墮澗中。至者皆慘慄股戰。不敢入。必多人榜戟。然後從廊下樹陰行。

寒山南流。惟鬱林寒山在城北二十里。地域志云。越王遣人入山採橘。十日方回。問其故。云。山中大寒。不

得歸。因名。余靖詩。空翠紛紛冷不流。風雲長是護靈湫。山神便起龍行雨。散作炎州六月秋。

齊法師曇遷。嘗感熱病。夜夢月墮其懷。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既寤。所苦頓除。

白居易游大林寺序。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深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辨。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海東人。山高地深。節氣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湊。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隋秦王俊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其上。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

抱朴子云。立夏之日。或服玄冰丸。飛雪散。及六壬六癸之符。則不熱。幼伯子王仲都衣之以重裘。暴之於夏日。周以十爐之火。蓋用此方也。

葉石林云。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此豈無寒暑者乎。蓋不爾。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終日遷徙求避百計。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擔。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痺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歇偃。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卽復跣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卽化。余嘗盛暑屢過之。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況如若人者乎。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邗支國。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坡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篔簹門。琴書自娛。宋曾原一金精山記云。陽靈觀在羣石間最佳處。自仙桃閣入。石爲甕戶。啓戶穿行。曲棧環石。自一區巨岩覆之。仰視天空。如規像真仙。其間層殿複閣。屋無陶瓦。雨不能侵。岩頂懸木鶴。能隨四時轉指。岩面飛泉潺湲。日夕如雨。自殿沿崖曲折下。石益盛。氣益肅。靈泉自石罅迸瀉。乃委蛇出。味宜茶。游人不敢葷酒入。相傳謂嘗犯者。暴雨并至。此要亦氣森冷。令人栗膚。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

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聞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張齊賢短忠定公於帝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公聞自辨曰。臣苦心史學。縉紳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願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元潘仁劉仙岩記云。桂林諸山奇秀。爲嶺南最。皆平地拔起。望之亭亭玉立。或森若劍戟。而岩穴幽邃。冥搜莫極。至雕鏤萬狀。窮極天巧。雖繪事不能得彷彿。其最近可朝夕遊者。則有若七星岩水月洞。惟劉仙白龍二岩。尤號奇觀。然去城踰十里許。遊者數至。憲使濟南宋公紹明按節廣右。越仲夏初吉。時雨新霽。嵐氣廓清。相與同集岩下。屏徒御。攀危磴。瞰幽穴。摩挲石刻。以訪劉仙之遺蹤。踵昔賢之芳躅。聳目曠漠之野。而憐茲耕稼之民。俯仰今古。悵然興懷。歸過白雲洞。仰觀絕壁巔崖。神爽飛越。是日樂甚。命侍吏潘仁記之。

宋謝諫不妄交接。有時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宋楊傑洪崖記云。西山洪崖。在翠巖應靈宮之間。石壁峭絕。飛泉北來。其下井洞。深不可測。每歲六七月。

時水高一二丈湍激可畏其傍人語不相聞及過井洞卽聲勢斗殺鑠流出山前代有異人居之世以爲洪厓先生云先生三皇時人蓋得道之士也

元汪澤民遊黃山記黃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爲歙郡治其北三十里爲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舟車之走集而游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予始得游焉山西之麓田土廣衍曰焦村蓮峰丹碧峭拔攢蹙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初開雲烟晴雨晨夕萬狀絲焦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湯嶺上仰視羣峰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石開逕巖欹危瀑布聲訇礧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洒巾袂當新暑淒然如秋

宋陸游游青山記云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南望平野極目而還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真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巖凡三四里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濰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顛頰如丹鬚鬢無白者又有李媪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秘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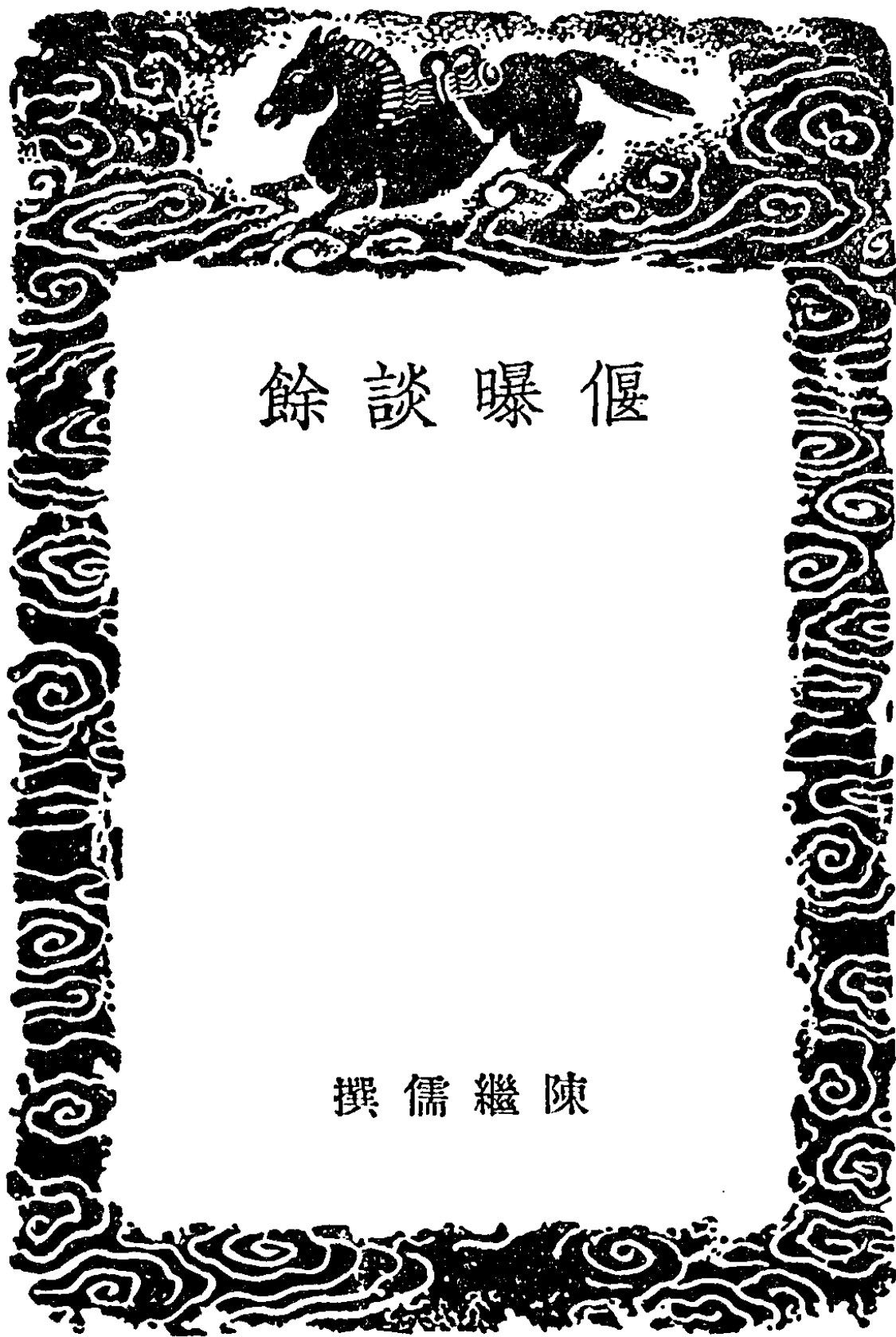
東坡云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采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

襄國鄴路千里之中夾道種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

宋黃廷堅黔南道中行記云。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闊。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蟆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

宋方輿勝覽。岑公巖。在大江之南。廣六十餘丈。深四十餘丈。石巖盤結若華蓋。左右方池。有泉湧出巖簷。遇盛夏注。如松篁藤蘿。蒼蔚葱翠。真神仙窟。

東坡云。紹聖二年。詹使君邀予游白水山佛迹寺。浴於湯泉。風於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肩輿。卻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於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攜酒復來乎。意欣然許之。



餘談曝偃

撰儒繼陳

本館據寶顏堂秘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偃曝談餘卷之上

華亭 陳繼儒撰

余入冬喜負暄讀書。已漸相暱。往往狎夏日。甦睡以爲快。庶幾有魯恭士行陽之意。與客笑不能從。曰。王僧達云。寒榮共偃曝。孟浩然云。草堂時偃曝。則請與眉道人塵尾共之。余退而記與客談者。

吾鄉柳湖金澤寺傍多蓴。鎰孟熙云。永興湘湖蓴菜。三月盡采賣。至秋則無人采矣。孟熙此語。止見一方耳。春蓴如亂髮不足異。秋蓴長丈許。凝脂甚滑。季鷹秋風正饑此也。按書至冬爲猪蓴。又云龜蓴。又云七月八月以前曰絲蓴。秋末冬初曰塊蓴。四月曰雉尾蓴。

昔人云。年號毋論正統僭僞。自漢武至晉。大都承襲。劉宋以後。間亦有之。自乾德後及於胡元。皆前代所未有。而實不然。余嘗總考之。漢武建元。安建元。晉康建元。劉聰僭號建元。苻堅僭號建元。

蕭齊高建元。漢武太始。晉武太始。張玄靚僭號太始。漢宣甘露。孫皓甘露。苻堅僭號甘露。

漢宣黃龍。孫權黃龍。漢元永元。和永元。張茂僭號永元。漢成永始。高雲僭號永始。漢

哀建平。石勒慕容盛慕容德皆僭號建平。光武建武。晉元建武。石虎僭號建武。蕭齊明建武。

漢明永平。拓拔恪永平。王建僭號永平。漢章建初。西涼李暠後蜀李特俱僭號建初。漢章

元和。唐憲元和。漢和永元。蕭齊東昏永元。張茂僭號永元。漢和元興。孫皓元興。晉安元

興。漢安永初。南宋武永初。漢安永寧。晉惠永寧。石祗僭號永寧。漢順永建。李恂僭號永建。漢順永和。晉穆永和。牧犍僭號永和。姚泓僭號永和。閩王延鈞僭號永和。漢冲永嘉。晉懷永嘉。漢桓建和。利鹿孤僭號建和。漢桓元嘉。南宋文元嘉。漢桓永興。晉惠永興。苻秦拓拔嗣皆僭號永興。漢桓永康。晉惠永康。慕容寶、乞伏熾盤皆僭號永康。漢靈中和。唐僖中和。漢後主建興。孫亮建興。慕容垂、李雄皆僭號建興。晉武太康。遼道宗弘基太康。晉惠永安。孫休永安。張軌、拓拔攸、沮渠蒙遜皆僭號永安。晉帝奕太和。曹叡太和。禿髮烏孤、石勒、拓拔宏、李勢、楊溥皆僭號太和。又唐文太和。晉孝武太元。張駿僭號太元。晉恭元熙。劉淵僭號元熙。蕭齊和中興。拓拔朗中興。蕭梁敬太平。孫亮太平。馮跋、隋末林士張遼隆緒皆僭號太平。陳後主至德。唐肅至德。石晉天福。劉漢天福。宋太祖乾德。王衍乾德。輔公柝反江東亦號乾德。張重華、五季蠻賊張遇賢、及方臘皆僭號永樂。隋翊衛郭子和反亦稱永樂王。元太子阿速吉八改元天順。西夏王乾順改元正德。以上皆歷歷可考。而我朝襲之何也。明昌三年太后不豫。上侍疾隆慶宮。辛酉太后崩。而穆廟襲朱泚僭號改元應天。而南京亦襲之何也。昔盧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多遜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曰。汝爭得如它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今如我朝年號。使宋祖見之。不知塗幾斗墨矣。

王元美先生答慎侍御書。曾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答云。卽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答云。雙五畝也。末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雙爲四畝。

陶弘景傳云。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志。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六字竟不知何義。恆欲就之。答云。知此難立止句。謂不可便住也。六朝人文筆。大抵晦澁如此。

歐文忠詩譜補亡後序末云。增損圖乙。不知何以爲圖。何以爲乙。答曰。增損圖乙。圖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也。乙字義見東方朔傳。

晏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答云。莎有二種。草也。又樹也。樹似枕榔。亦有麪。

又書云。所諭長孫太尉祀義感帝。卽感生帝也。以正月辛巳。祈穀祀之。高祖太宗皆配。見唐書禮志。第三卷。其文俱稱感帝。非誤也。鄉年在燕中。有一貴人問家弟索慎子。而僕無之。後聞其竟得送去。云其書不能佳。故不復追寫也。

又書云。別紙所云。庫露真。記是北酒名。尙未的也。活剝吞。蓋譏其全用他人語。記是張昌齡。非九齡也。裨卽棺也。今書作稗誤。歲一漆之。欲其堅久不壞也。古人墓中用漆燈。蓋漆能不畏土故耳。答侍御書止此。

晉孝武太元中。寧州刺史費統言。所統晉寧滇池縣。舊有河水。周迴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

二匹。一白一黑。忽出於河中。去岸百步。縣民董聰見之。車頻秦書云。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負八卦古字。堅似石。作池養之。乃知河圖洛書誠有之。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斫石之內。坎有白龜在焉。獻而放之於江。大石未破。不解何緣中有此龜。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掣鐮。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縣。見天寶傳信錄。夏侯孜開貞陵。於堅石中。得金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尙銜石中。見唐史闕。二事於白龜相類。而終不能曉。因偶檢東觀餘論。潯陽役兵鑿一石。石中又有小石。若碑版。視之。乃王逸少書頭眩方。可異也。黃長睿謂埋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入於石中。了不足怪。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蟻蟲。水晶內桃花片耳。然王文秉石破而得金蠶。杜綰石墜而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

王荆公爲謝絳行狀。其文云。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一有所不聞。其責今在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乃知古人銘狀。各有所重。非若今人以狀謁銘也。其後又云。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則行狀又若備國史採擇而作也。姑記之於此。以俟知古者。

武帝咸寧五年十月。汲郡人掘魏襄王塚。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祕府。晉書本記載其事。司馬溫公通鑑。削而不書。故朱子綱目因之。按綱目凡例。凡事關道術者皆書。三代斷簡。晦而復顯。謂道術所係。非與束皙傳亦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

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寐。恠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敍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三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云紀傳歲月小異。而古籍之幸存而不泯。實賴於此。載筆君子。其可略諸。

八陣圖。在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諸葛亮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碁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朱澤民集載異域說甚奇。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昆陵監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竺臺偕來訪。自言在延祐間。忝宿衛近侍。時有佛彘國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會長。地有水銀海。周回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攔沒。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之勢既遠。力漸微。卻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其地又能撚毛爲布。謂之梭福。用密口丹染成沉綠。澆之不淡。其餘氍毹錦疊皆常產也。至正壬午間。獻黑馬高九尺餘。鬣尾垂地七尺。即其地所產。來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過七度海。方抵京師焉。岳監郡竺同知既別去。僕書而

書 乾闥婆書天音 阿修羅書不飲 迦婁羅書不飲 緊那羅書非人 摩睺羅迦書地 彌迦遮迦書諸獸音 迦迦

婁多書鳥音 浮摩提婆書地居 安多利又提婆書虛 鬱多羅拘羅書須彌 通婁婆毗提阿書須彌 烏差婆書

舉 賦差波書擲 婆伽羅書海 跋闍羅書金剛 利伽波羅伽書往復 毗葉多書食 阿菟浮多嘗未曾 奢婆多

羅跋多書擲 尼差跋多書擲 波陀利伽書上 毗拘多羅波陀那地書從二增 耶婆陀輸多羅書增上句 末

茶婆晒尼書中流 利娑邪婆多波侈比多書諸山 陀羅尼卑又梨書地 伽伽那卑麗又尼書觀虛 薩蒲沙地

尼山書草因一切藥 沙羅僧伽何尼書總覽 薩婆韋多書一切音 爾時太子說是書已此書凡有六十四種昔造書

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竺黃史蒼

頡在于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

古今注云形管赤漆耳史官載筆以志心事也注漢官儀又曰尙書令僕承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

曰一官工作搜神記又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薦下曰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恙則形

管又若祓不祥者然古或漆或鏤或以象或以琉璃至綠沉斑管而後今始盡用竹矣故右軍書斯亦可

愛詎以金寶雕珍為貴也

余見寶祐年登科錄第一甲一名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第二甲一名謝枋得字君

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第二甲二十七名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是榜有忠臣三人皆少年也

趙德麟述東坡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氣拂拂從十指出也大是妙語不知此意出於崔渾昔崔渾

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遍而母遂安。東坡善于脫胎。大都類此。

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留蔡邕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文姬爲董祀妻者。想又一女也。鄧州西有穀城。城門石人刊其腹云。磨兜鞭。慎莫言。李敢立。又揭三字於坐隅曰。磨兜堅。宋學士續之以箴。亦曰。磨兜堅。摩字與磨義不同。堅與鞭韻不同。不知誰爲正。

青元真人注。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民天。多是歷代聖君賢相居之。如浩劫交周。鴻濛開闢。此諸天人降生人間。元祐姦黨碑諸名賢。多是星宿。晦菴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

都玄敬使西日記。記多奇事。淇苑有方石刻。殷比干墓四字。字徑八寸。其墓字已剝。似篆非篆。元吾丘子行精篆籀。常定爲漢人之筆。

新安西王喬洞。其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不特一石爲然。衆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一木復產枝葉。

硤石山行五十二里。道側有碑。大書曰。魏野草堂。譙樓下二鐵人銘。其序云。鐵金屬土。其母水。其子也。後之人慮河之奔決潰溢也。乃斂其母。鑄爲人形。俾水得金而不橫。土得金而益壯。水火成質。子母相顧。無奔決潰溢之患也。

西嶽廟極壯麗。其前土臺之上。有樓。凡一百七十楹。其中樓特高大。正與嶽對。廟中古木森列。唐栢五株。

恠甚。其一大者四人圍之。碑有唐明皇御製文。其崇五丈。字徑八寸。經黃巢之火。今存惟十數字。廟又有漢郭香隸字碑。及六朝唐宋人碑甚多。

華陰班家莊。謁漢定遠侯班超墓。墓已爲民居。離班莊出大道。登鳳居山。山一名龍骨。其麓有永慶禪院。老僧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至今院中有飲龍泉。赤泉惟灌池而已。僧又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于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山因以名。景泰癸酉。鄉之人因築城。逼於州官。盡取塔磚以去。而石函始露。其僧少年。猶及見之。石上刻字云。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玉。龍之畏鳳。昔所未聞。斯亦異矣。

臨潼縣驪山溫泉。上有室三楹。扃鎖甚嚴。蓋非貴人不得浴此。其四周甃石如玉環狀。中一小石。上鑿七竅。泉由是出。室之內有古今石刻。近知縣事者聚之壘於門外。儼若屏障。溫泉之左有泉曰混池。以浴小民。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臥一巨鐘。視其款。乃華清物。玉女閣方池。卽溫泉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澁。

唐興慶宮廢宮故址。隆然而高。四周皆古栢。壽藤。其右稍上爲沉香亭。又上爲貴妃洗粧樓。與興慶柱礎俱存。

唐高宗陵石表二。飛龍馬二。方石上刻爲畢方之形者二。石馬十。石人二十。石碑二。其左無。後人爲刻名。

于上入門乃陶甃所甃其半已傾右石人爲回紇狀者六十有四其上卽高宗陵武氏與之合葬。

趙文監平涼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舊常與張同知者遊山見山中二鶴玄色高七八尺首大如瓜視常鶴不止加倍飛鳴上下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入洞中歸以語其祖祖驚曰此千歲雀也汝何幸見之又言山中有王道人者河南人年一百四十歲髮白返黑齒落復生趙飲以酒至二百杯不醉從容問曰汝後亦死乎答曰我安得死第恐被人殺耳近果爲盜所害斫其首去。

弘治初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二寸許見邸報鄭陽一婦人美色生鬚三縷約數十莖長可有數寸許人目之爲鬚娘云然宋有鬚婦人爲女道士而唐李光弼之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則古已有此矣。

金山中泠泉又曰龍井水經品爲第一舊嘗波險中汲汲者患之僧於山西北下穴一井以給遊客又不徹堂前一井與今中泠相去又數十步而水味迥劣按泠一作零又作灑太平廣記李德裕使人取金山中泠水蘇軾蔡肇並有中泠之句雜記云石碑山北謂之北灑釣者餘三十丈則中泠之外似又有南零北灑者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泠今寺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別疑似三泠之說也。

西湖昭慶寺後有慶忌塔上聳峻壁下臨深淵每月明風雨之夜光恠百出傳言吳慶忌葬此然石骨嶮露恐非容棺之區余因思水石之精名曰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又涸澤之精亦名曰慶忌其狀若人其長四寸黃衣黃冠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一日千里

反報二事在道藏中。昭慶後所謂慶忌者。得無怖其精魅。故設塔以鎮之耶。況吳將不應葬越地也。獠狐烏瞳人。其狀赤色。故夜見。晝不見。人目中瞳人黑色。故晝見。夜不見。犬馬瞳人黃色。故晝夜俱見。諸魚目中瞳人。眇淚所覆。故水見。陸不見。人目中瞳。水泡所成。故陸見。水不見。龜鼈蝦蟇水蛭瞳人。骨之所成。故水陸俱見也。

弘治中西番貢人獅。一番人長與之相守。夜則同宿於木籠中。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長尺餘。獅作威時。卽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溺着體卽腐。吼猖獗。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亦畏服。俗所謂獅子吼非也。

偃曝談餘卷之下

銅雀瓦。世傳鄴城古瓦。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久矣。鄴中記曰。北高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覆。故油其背。版瓦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亦如之。而其闊倍之。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員外方。用承簷溜。亦可以爲研。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研。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鄴民乃僞造以給遠方。王荊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尙託虛名動世人。

元羅春伯有任俠十三戒。一曰戰。與日戰。不移表。與神戰。不旋踵。與人戰。不達聲。菽丘訴所以眇目。漢書曰。東市相砍。楊阿若。西市相砍。楊阿若。二曰仇。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國。朋友之仇。不與同市。鄆鄆曰。子在我憂而不手。子死我手而不憂。三曰恩。恩莫大於知己。知己之遇。人生所難。終飯之惠。必報。寧過毋不及。豫讓曰。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彼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四曰施。施恩於不報之地。以情察之。勿以事拘。毋施非類。毋施浮屠。五曰委質。親在。不敢許人以死。擇主而事。待價而沽。旣委質後。誓以終身。如女出室。不敢外視。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六曰交。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失。使

人各以我爲私己。四豪萬紀。不若田橫五百。其同類猶當重之。七曰色。色不親。二酒不染面。於道路不許視人之妻女。無嗣。然後告天地父母妻妾。八曰藝。或劍。或鉞。或鈞。或匕。首。或彈丸。五者習一。用小牌上寫辭。受取予四字。背書俠字。旁書名。上俠以金。下俠銅。遠方相遇饋贖。假者手刃之。九曰勇。無畏萬乘君。毋畏褐寬博。毋叛本國。毋拜夷狄。毋凌貧賤。毋諂富貴。餓死不劫盜。十曰掃除不平。卽探得赤丸殺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不干己事。凡姦臣賊子。俱得而誅之。風俗敗惡。皆得直書於清議。十一曰樂。三市鬪雞。五陵走馬。奇美衣服。酒肆結客。一言相合。繫千乘而弗顧。棄千金如脫屣。十二曰信。一言授受。千里命駕。雖心胸之間。有未知之事。亦不可以欺人。十三曰神。以孟嘗平原信陵田橫爲四神。隨意祠一。不祠春申君。祭以端午日。用雞。有犯戒者。或撻。或刃。俱告于神。而後刑誓。

山水畫。自唐始變古法。蓋有兩宗。李宗訓。王維是也。李之傳爲宋趙伯駒。伯駒。以及於李唐。郭熙。馬遠。夏圭。皆李派。王之傳爲荆誥。關仝。董源。李成。范寬。以及於大小米元四大家。皆王派。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真草隸篆四字。乃村學究語。六書中惟有楷隸。鍾。王。歐。顏。皆有此意。後代以真書別爲一種。古法滅俗。札生矣。通釋云。字原有秦隸。漢隸。今當以晉唐書爲晉隸。唐隸。則自然易曉也。張紳此言。可爲點胸洗眼之語。

陳貞父云。寶雞有尹喜故宅。張三丰。丘長春。馬丹陽。王重陽。劉綱。樊夫人。秦弄玉。仙跡往往而在。第虎豹

熊羆時出伺人。有獨角獸。樵者見其臥林間。或搏虎而食之。食輒餘其半。山家每得殘虎以飽。縣苦無酒。隴酒甜。桑落酒有毒。市中酒帘比屋。競欲其刺口。釀以烏頭。纔沾舌。舌破不可飲也。

又嘗見鬻皮於市。似猿獠而長尾。尾色紅。問之曰。狻也。去來林間如飛。猿獠之族。千百爲羣。出採山核。狻至。莫不俯首帖服。不敢張目。視狻歷視其肥腩者。取小石。或落葉。識其首。噉且飽。狻臥。或他去。猿獠散走。其首有識者。惴惴待牙。吻無動。其黠者。乘間竊取首。所識移之隣。已得脫去。而隣代之矣。

又熊得人。輒搔人喉。若腋。令人笑。人仆。舌舐面血。以爲快。人屏氣。陽死。乃棄去。還視之。再三。人蘇。欲起。逃去。追而扼之。山民習其狀。能脫於死。

又寶雞縣。與岐山接。雷雨中有黑鱗。蜿蜒。攫民於庭。民呼母。母亟走。抱持黑鱗尾。掉母牆外。民腦入爪。流血竟死。南山有巨蟒。噓氣成雲。人入其中。輒僵。懸崖空中。蜂國之家。爲木箱。蜜其裏。梯而上之。置空中。蜂移國之。以爲利。嘗有伐樹。樹空中得蜜石許者。深山大林。多無人境。故見聞與江南不類也。

又登華山明星峰。道者有石室。老君棋。正在其前。三十二子。鐵所鑄也。子重五斤。非老君不能措手。

又太白山積雪盈望。日射之。閃閃照人。經夏不消。土人云。祠在山巔。六七月旱時。詣祠前。驟雨。非挾纒不可往。以上見陳貞父寶雞錄

畢少董妙於鼎篆。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三耳。余因思張有妙於小篆。嘗言心字是一箇倒火字。豈知心字畫一離卦三哉。上一點上一畫也。旁二點中二畫也。下鈎下一畫也。

歐陽集古錄云。漢故北海桐景君碑銘。有云不永糜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眉壽者。皆爲糜壽。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余按糜羣多至千百。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者。大不明。國多糜。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糜。博物志云。糜千千爲羣。糜壽者。言多壽如千秋云也。非通用眉字也。

檮杌狀如虎。長三尺。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鬪終不退却。唯死而已。甚哉史官之宜死。于其職也。又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朱紫陽訓爲紀惡者。又一義也。

唐僧泓言。張說墓不置雄黃。以其氣燥。草木枯而不潤。葉夢得言。勝國時有賈故于長嶽內。得雄黃爐。甘石數萬餘斤。雄黃辟蛇虺。爐甘石雨後日炙。濕氣鬱蒸。淡藹濃烟。映帶木末。蓋草蒼岑蔚。卽雄黃不能勝之。如此巧思。皆古人所無。南轅北幕。固其宜也。

宋朝小說。凡列祖位號。皆提行擡寫。相沿至今。尙依原本抄刻。甚無謂。古竹簡之後。皆易楮書之。束而爲卷。故曰一卷二卷。自馮瀛王刻板。卷變爲冊。猶曰卷者。甚無謂。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制局書寫誤者。例旁注半非。今相仍以非字作卜者。甚無謂。此皆讀書嗜古者當知也。

余嘗謂世人但能算九分。其一分算不及處。此造化權也。而變幻無窮之妙。亦全藏些子中。正如大衍四十有九。其妙在虛其一。天文三百六十五度。其妙在四分度之一。

吾衍云。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未有拚言之者。或作有墳前石人翁與仲之語。好事者因續其事以嘲之。西漢叢語載張崇。又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卽此人也。文翁字漢書不載。

而吾衍號博雅。亦未及檢証。蓋墓前石羊名神羊。石馬名駁馬。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人以其爲瑞。翁仲死。遂鑄銅爲像。置之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見之者。猶以爲生。故古之墓間。皆用之。至於秦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以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鑄其膺。又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陷河中。戴延之誤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則又誤傳之非也。

歷查古人異相。見于書史者。如呂望芝眉。唐叔生而有手文曰虞。遂以爲名。吳夫差肉食而有墨色。仲子魯惠公夫人。生有手文曰爲魯夫人。于將子眉廣三寸。公孫呂面長三尺。廣三尺。張良手紋如琴。陳平手紋有兵符。其妻蕭氏手有帝金花印。諸葛亮手長八尺。形細面籠。猶如松栢。皮膚枯槁。文理潤澤。石崇聲似鼓。顧思遠頭有肉角。長寸許。壽一百二十歲。七子。迨死。少子六十矣。杜皇后長猶無齒。晉成納采之日。一夕盡生。劉曜鬚髯百根。長五尺。身長九尺三寸。苻秦背有文隱起曰草付。慕容皝版齒。呂光左肘有肉印。劉元鬚三尺。當心有毫赤三根。長三尺。蕭道成鱗文遍體。梁武舌文八字。兩髀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梁簡文眉翠色。梁武妃丁貴嬪。左臂有赤痣。上有五采。而體多疣。納之。其疣並失。沈約左目重瞳。腰有紫痣。王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侯景左足上有赤瘤。狀如龜。戰應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

勝瘡低。及王僧辨至石頭。瘡隱陷肉中。又左足偏短不便。弓馬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貴。後醉墮馬。鬢角小傷。侯景之亂。中流矢。眇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仕陳位至司空。釋曇如足白于面。雖跌涉泥水。未嘗汗濁。陳武章皇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遇葦功之服。則先折一爪。張麗華髮長七尺。後魏拓拔濬立髮委地。每臥則鬚垂至臍。高澄賈子儒相之曰。人有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目。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楊大眼眼如車輪。盧曹身長九尺。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嘗臥疾。猶申足舉二人。黃巢足有黃巢二字。唐高祖體生三乳。馬周妻賣餅媪也。袁天綱見之。言法當貴。周納之封夫人。高力士胸有七黑子。安祿山雙足黑痣有毫。李光弼之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楊都女生而連眉。果得仙。王欽若項有附疣。朱仲晦面有七星。秦檜眼有夜光。呂文德足長尺餘。有咫。趙子昂尖頭小書生。

琉球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爲之。名曰米奇。

日本有白樂天集。亦有宋濂集。

占城奇南。出在一山。酋長禁民不得采取。犯者斷其手。彼亦自貴重。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外國回。其王餽之。載在志。則作奇藍。此當是的。

榜葛刺國。有衣黑白花彩。綵帔。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鐳劍。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素素。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步。中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沒入

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

朝鮮酒岩有酒流出其下。舟狀如亭。上覆重茆。下布紋席。棟梁椽桷。丹青炳耀。四面皆蔽。懸以素幕。其國中亦有牡丹荷花。

于闐國往返攜一鐵鎗。涉流踰河。獨挈水而行。鎗投水百沸矣。故寶之。

胡人以鶉鴒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鴒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榜葛刺國不飲酒。恐亂性。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

堅昆國其人赤髮綠瞳。李陵居其地。生而黑瞳者。必曰陵苗裔。

撒馬兒罕古漢屬賓地。人多巧藝。善治宮室。門楹皆雕文刻鏤。牖牖綴以瑟瑟。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

石爲柱。雕鏤甚精。經文皆書以泥金。裹以羊皮。按唐語林。盧昂有瑟瑟枕。憲宗估其值。曰至寶無價。

高麗箕子墓。封樹而不憤。石碑二尺。陋甚。譯者曰。不敢易其故。

拂林國鑄金銀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

于闐國有白玉河。綠玉河。烏玉河。每秋取玉於河。

哈烈國有學舍。中爲大室。四面廓。以居遊學之士。名曰默得兒。

占城國人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

日本婚嫁不娶同姓。蒺藜國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不容別村求食。

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諸夷中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書也。

獅子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玻璃則否。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

揚雄酒賦曰。鴟夷滑稽。非指子胥少伯也。崔浩漢紀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燧尊也。

嚴滄浪云。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此老以禪論詩。墮門霄外。不知臨濟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勦其門庭影響之語。抑勒詩法。真可謂杜撰禪。

山谷有醕池寺書堂詩云。桃李無言一弄風。黃鸝唯見綠忽忽。人言九事八爲律。倘有江船我欲東。人言九事八爲律者。主父偃上書言九事。其八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又桃花詩云。湯沐冰肌照春色。海牛押壓字。簾風不開。真言紅塵無路入。猶傍蜂鬚蝶翅來。按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珠爲簾箔。玳瑁拂之。東

坡詞云。銀蒜押簾。此山谷改壓簾作押簾之意也。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翰爲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湜爲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碑曰。南

陽人。嗣後劉煦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愈父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爲修武人明矣。

吾鄉自陶南村撰輟耕錄及說郛有此一種氣習。而嗣後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徐長谷何柘湖張王屋朱察卿董紫岡繼之。又與吳門文徵仲王履吉交。故皆能泛濫究討。而莫廷韓又游于四公間。復得其外家常熟楊夢儀藏書尤多。朱太史文石廣畜宋版。而抄本書亦不下諸君。捐館之後。散落人間。孫漢陽收得之。至今借讀。皆朱氏收藏印記者。

何宇新。惠之博羅人。母死廬墓。家無三尺之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趙澤民爲山西廉使時。畜一犬名桃花。善獵。有客至。卽呼名嗾之。語家人先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如麋鹿雉兔之類。無虛往。陸機寄書黃耳。劉貢父云。陸氏有奴名黃耳。觀此吾鄉黃耳犬家不妄也。

楊用修以宋玉象之輿地紀勝。成都碑目。元費著器物譜。蜀錦譜。錢楮譜。歲華麗記譜。陸游及故元質杜丹譜。洪邁糖譜。沈立海棠記。皆載在蜀志。可讀。修郡乘者。宜援以爲法。

嚴州壽昌縣有朱買臣廟。其地有朱池朱村。乃構李東塔寺。後買臣墓在焉。不知當時何以葬此。余嘗一至墓頭。其樹蔭可憩也。按虹縣志云。後魏地志載虹縣朱山。會稽朱翁子之舊里。朱山廟卽其別業。有買

臣墓在山之北麓。河南志歸德府夏邑縣有朱買臣墓。河南府有朱買臣廟。又隋唐嘉話云。東封之歲。洛陽平鄉路北市東南陷。得漢丞相朱買臣墓。及考宦游僑寓皆不見買臣事。不知其何自而得俎豆於梁也。中都志云。按漢書列傳。買臣吳人。爲會稽太守。漢之會稽。乃今蘇州。嘉興縣故屬吳。當以在嘉興爲是。然崇文總目載名賢姓字相同錄。不兩朱買臣。豈相傳之訛歟。

近代尙質。朝野之間皆用古折簡。駸駸乎有先輩風度。顧其相稱謂及諸儀式。都未循體。余考狀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達姓名。寓書于簡。止爲問好。官有公事上而下者曰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相等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私自候請謝曰牒記。書啓。唐世稍增。始于刺謁。有參候起因爲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事。又周禮九撻辨。一曰稽首。手引頭至地。稽留多時爲稽首。臣拜君之拜也。最重。二曰頓首。頭叩地卽舉。不停留爲頓首。平敵拜也。三曰空首。頭至手不至地爲空首。君答臣之拜也。三者正拜也。四曰振拜。戰栗變動之拜。五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七曰奇拜。謂一拜。答臣下。八曰褒拜。謂再拜。神與尸亦謂答拜。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最輕。

甲午四月。有鹿渡浦。大如牛。無角。浦口之民擊而斃之。獻上海。令許公。許公割其肉分餉諸士大夫。余按祕閣有李贊華畫千角鹿。崇寧四年。祕閣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董道請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今浦有鹿。額帶斜藤一枝。四條直

上各丈。人以爲角條支桃杖。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拔。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千。皆古之異鹿也。遇之殆爲瑞。又按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問之。言此仙鹿也。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則害之。又殆爲禍。又按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又按西域傳云。馬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又云兩角者爲辟邪。一名扶拔。又按永徽四年。來州有異獸。高丈餘。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乃知獸有似鹿而非鹿種者甚多。不知海上渡水者何物。以俟博雅君子質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部夏銷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陳繼儒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

◆ D 1330

籍



33
14
2933